

家

在清华

史际平 杨嘉实 陶中源等 编著

百年寻梦忆归人

山东画报出版社

史际平

杨嘉实

陶中源等

编著

家在清华



山东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家在清华/史际平等编. —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4
ISBN 978 - 7 - 80713 - 657 - 6

I. 家… II. 史… III. 清华大学-教授-回忆录 IV.
K825.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41085 号

责任编辑 冯克力

特邀编辑 张 杰

封面设计 陈子平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山东出版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0531)82098470

市场部(0531)82098479 82098476(传真)

网 址 <http://www.hbcbs.com.cn>

电子信箱 hbcbs@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

规 格 165 × 230 毫米

24.5 印张 300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5000

定 价 3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资料室联系调换。

序一

书中的21位老清华人，其中几位是我的好友。史国衡和我同是十一级的毕业生，1949~1953年间在清华园共事。后来，在院系调整时，我就跟化工系全体师生调到北京石油学院去了。杨式德和我一起在昆明求学，当助教长达七年之久。后来，又在美国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并先后回国，又在清华大学共事好几年。在昆明西南联大工学院，我担任工程力学助教期间，批改过王补宣的作业和考卷。常迺比我低一级，陈樑生比我高一级。其他教授中的大部分都是我的老师辈。记得在抗战期间，生活在拓东路三个会馆的岁月里，教学区迤西会馆的大门里是一个很大的四合院，其东侧有四间办公室，从南向北数，正好坐着施嘉炀先生、陶葆楷先生、我和章名涛先生。那时，机械系主任李辑祥先生身体欠佳，在家里休养。有一些系务，我能办就办了；不能办的，我就去先生家请示。我念大一时，所选的体育课是马约翰先生教的。在昆明，我和其子马启伟同在联大足球代表队踢球。在1949年8月回国后的最初三四年里，我经常和马先生在旧南院球场打网球。总起来说，我和书上的老清华人相互之间都是很熟悉的。

现在，看到这些老人的亲人或邻居怀念他们的文字，我感慨万分，也感到骄傲，因为我们都曾享受过孟子“三乐”^①的滋味。我最近给《中华读书报》写过一篇文章，题名为《西南联大工学院和我》，也算是我的一点儿怀念吧。

白家祉^②

2007年12月16日于石油大院

① 《孟子·尽心上》：“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忤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

② 193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机械系。1946年获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应用力学硕士学位。1949年获美国哈佛大学科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历任清华大学教授、机械系副主任，北京石油学院、西安石油学院教授，石油部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高级工程师。

序二

际平先生约我为他和杨嘉实先生发起的这本书写一个短序，我没有犹豫就答应了，我和际平先生没有见过面，但我对他的这个工作肃然起敬。这是清华后代对他们前辈的一种特殊纪念方式，这种方式不但保留了史料，更保持了情感，持续了历史记忆……清华的校史，其实就是一部中国现代历史，很少有一个国家中的一所大学与国家的命运有这样紧密的关联，但清华有这样的幸运，在相当的意义上可以说，没有清华，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人们可以想想，在逝去的岁月里，无论政治信仰如何，为中国现代化出过力的各种人士，有多少是由清华而来，又有多少是由清华而成就了自己一生的伟业。无论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科学，很少能不和清华发生关系，清华后人能在清华百年的时候以这种方式怀念父辈的努力，传达的不仅是对父辈的敬爱，更有对父辈精神不曾完整留存的歉意……

胡适是第二批清华庚款学生，严格地说，他没有在清华上过学，但他与清华还是有关系，到了西南联大时期，如果他不去做驻美大使，他就会去昆明做西南联大的文学学院院长，西南联大是由他和一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主张建立的，胡适自己说过他是倡组西南联大者之一，他把自己看成是西南联大的一员。从这个关系看来，胡适是由清华出来最后落脚北大的，在很大程度上，胡适的经历有象征性，中西文化的最终和合不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关键是我们以什么样的态度，以怎样的诚意来努力。

清华的命运是坎坷的，但坎坷中又有清华的福气，中国的大学，在它们后半生的历史中，很少有不改名换姓，甚至消失的，但清华没有，它的校名没有变来变去，它的校园没有四处搬迁，不幸中的万幸，它没有因为政治原因，让一个美好的记忆从人们心中完全消失，更让人感慨的是，海峡两岸如今都有一个清华大学，它们本来应该是一家，但政治和教育有时候是会冲突的，在这个意义上又可以说，清华的历史又是一部中国的当代历史……

清华的路是不平坦的，它不仅有这边的清华和那边的清华之分，还有老清华和新清华之别，人们怀念清华，其实怀念的是那曾经消失的精神，那是一种沉着、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一种认真奋斗，胜不骄、败不馁的运动家精神；对事，它代表苦干实干，勤劳尽职；对人，它代表谦虚自律，容忍异见，互相合作的民主素质；对学术，就是陈寅恪写在王国维纪念碑上的那种理念。老清华是综合大学，新清华是工科大学，清华为综合大学的历史短，为工科大学的历史长，这其中的甘苦，怕只有清华人才品味得出来，想到清华的命运，真有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说起之感。

一个清晰的历史事实呈现在人们面前，本书作者们大多是知识精英，但在专业和社会声望上，很难和他们的父辈比肩。在清华校史上，凡老清华出身的知识分子，对于他们成长的时代很少完全认同，但当后人观察他们的成长道路和思想道德形成的时候，人们又不能把他们成长的时代和他们在专业上创造的时代割裂开来，所以在清华校史上，存在这样一个悖论，在被否定了的老清华时代，大师辈出；而在肯定了的新清华时代，超越老清华知识分子的时代还远远没有到来，我们从际平先生和杨嘉实先生发起的这本书中，可以生出无限感慨……

谢 泳^①

2008年2月28日

① 谢泳：山西省榆次市人。1983年毕业于山西晋中师专英语专业，毕业后留校任校报编辑。1986年调入山西省作家协会《批评家》杂志社任编辑。1989年后在山西省作家协会理论研究室工作，1995年起在《黄河》杂志社任编辑，后任副主编。已出版书包括《旧人旧事》、《学人今昔》、《教授当年》、《中国现代文学的微观研究》、《杂书过眼录》、《没有安排好的道路》、《大学旧踪》等。代表性研究专著为《逝去的年代》、《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血色闻一多》、《储安平——一条忧郁的河流》等。2007年经过十一个多月的程序，厦门大学决定破格聘任只有专科学历的谢泳先生为该校文学院教授。

同一个海洋（代前言^①）

也许没有多少人会意识到2008年有这样重要的日子——11月17日是我国近代赴欧美留学的开拓者容闳先生诞辰180周年纪念日。1847年1月4日容闳和另外两位少年跟随老师布朗(S. R. Brown)离开广州途经好望角，在海上度过了98天漫长的日子于同年4月12日抵达美国纽约市，由此揭开了延绵至今百年出国潮的序幕。今天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家在清华》，记录的就是这百年出国潮历史长河中的几朵浪花。书中21位传主均为早年留学欧美的清华大学教授，归国后他（她）们将自己的光和热献给了祖国，献给了清华大学，有的人还继续在为清华工作着。我们以他们的亲人，甚至是邻居的独特视角用笔、用照片更是用心记录了老一代海归学者的心灵历程。这里有痛苦，也有欢乐；这里有忧患，也有思考。

由于工作原因，我经常来往于太平洋和台湾海峡两岸之间。在旅途中，我常常想：如果哪天能有机会认真地看或解读一下我们的父辈出国前后的经历，那将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我姐姐史秋明在知道我的这一想法之后，向我力荐《老照片》这个在京城颇有些名气的读物。2006年底，我到书店专门买了几本《老照片》带回美国，我首先寄了一本给朋友杨嘉实，嘉实兄一直在美国大学执教并有专著出版，我想他一定比我有经验。他对我的想法给予了很大鼓励，我们约定共同发起《家在清华》一书的征文活动。当然如果当时可以预知这将是一个如此需要投入个人的时间、精力以至情感的系统工程，我是断不敢冲动的。

本书由《老照片》即山东画报出版社启始并最终由其出版——中途书稿曾一度转到机械工业出版社华章公司。不论最后花落谁家，留下的美好记忆是永远的。《老照片》的编辑冯克力先生为本书提出过许多具有前瞻性的建议，如：以文为主、以图为辅；不要搞成一本相册。华章公司青年女编辑程琨兢兢业业，认真负责。由于要赶进度我曾建议对有些问题不必过于认真。但是每次我都是在程

琨的督促下去找原文作者核实。感激之余我觉得倒是程琨比我更像一个接受过工程学训练的人。陶中源夫妇和马迅兄为本书各类电子文件的收集、整理及联络作者做了许多工作。马迅兄曾教过我拉手风琴，每次给打他电话我都想起当年每周一次的琴课。现在，中源兄作为三位编著者之一出现在封面上是当之无愧的，可惜最多有三个人名可以出现在封面上。应该感谢的还有“清华大学校友总会”的白永毅、钱锡康、承宪康、郭櫟、孙哲、黄文辉等诸位老师。深圳清华校友余昌民先生曾告诫过我：“不应有任何理由马虎、失察”。这让我时时有如履薄冰之感。为了出版此书，我曾找到孙立哲先生。在像我这样清华小字辈的心目中，立哲兄是英雄。他当年在陕北农村作为北京知青赤脚神医的种种传奇故事至今依然在清华园内流传。他为促成了本书的出版，费了不少心血。

白家祉老先生以90岁的高龄为本书作序，每次见到白老我都感觉像是见到了父亲。白老早年留学美国，在美国哈佛大学拿到学位后，马上回到了祖国。白老曾为我国打斜井钻探石油取得了国际公认的成就，同时他也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历经磨难。我与厦门大学的谢泳先生素不相识，与白老一样，他对为本书写序没有犹豫，甚至连条件都没有讲一句就完成了写作。谢泳先生是近年来中国知识界涌现出的新秀，是《老照片》编辑建议写序人的首选。由他们两人作序，一老一少，相得益彰。白老的序情深意长，谢泳先生的序让人回味无穷。更有谢泳先生直言不讳地点出作者们“很难和他们的父辈比肩”这一事实，作为作者之一，我是既感谢，又深感惭愧。

说到感谢，其实我最想说出的是我内心的负疚。本书的传主中有李丕济和周华章二位教授，他们的女儿积极地参加了我们的征文活动。李伯伯是典型的北方汉子，我们家住12公寓时，他的家在11公寓。我永远都会记得他骑自行车上一脚撑着地的高大形象。在我们家搬到9公寓23号之后，周伯伯家就住在我们家楼上33号。按现在的说法，李丕济和周华章教授当年是属于非正常死亡。周小红这样写道：“我们平时也很怕触及母亲的伤疤，总是回避关于父亲的往事。……为了今生永久难忘的记忆，89岁高龄的母亲也拿起了笔，写下近3000字，我知道这3000字里包含着怎样的深情和无限的哀思！我也知道母亲常为此彻夜难眠！”在所有

的文章中，我最不忍卒读的就是她们二位的文章，每一次看都是热泪盈眶。如果我有机会见到周伯母，除了说声谢谢，我一定会向她老人家再道一声“对不起，我们让您老人家伤心了”。但是这件事我们不做，谁来做呢？我想这不仅仅是为了纪念清华的先贤，也是为了清华的未来，更是为了老清华人当年归国时的梦。

1854年，作为第一个毕业于美国著名大学的中国人容闳此时已经有了美国国籍，但他没有选择留在美国，却带着一个“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之境”的强国梦回到了祖国。经过游说，容闳被清政府任命为幼童赴美留学肄业局的副委员，开始着手负责所有幼童赴美后的具体事宜。1872年8月11日，中国第一批30名幼童从上海启程赴美，其中就有詹天佑、唐绍仪等人。作为清华人，也不应忘记唐国安，他回国后曾任清华学堂监督，改制后任清华学校第一任校长。在唐国安任职清华前，曾是清政府设立的游美学务处会办，并于1909年10月率领47名经过严格选拔的学生赴美，其中包括了日后清华(学校)大学的两位校长：金邦正和梅贻琦。这就是一段容闳手下走出三位清华校长的传奇。

大洋彼岸的人们没有忘记容闳。他被美国人誉为“中国留学生之父”。在他的母校美国耶鲁大学悬挂着他的肖像，镌刻着这个与世长存的名字。《家在清华》成书后，美国驻中国大使馆文化处的孟立德先生（Alexander J McLaren）几次表示将参与此书的首发活动。2007年岁末的一天傍晚，我只身一人怀着崇敬的心情来到了美国康涅狄格州首府哈特福德市（Hartford, Connecticut）城边的一个墓地（Cedar Hill Cemetery），容闳和他的家人就安葬于此，我为这位开拓者献上了红、白两束鲜花。在这里我发现海峡彼岸的人们也没有忘记容闳。台湾“教育部”部长蒋彦士于1972年8月值30名幼童赴美百年纪念之际，为容闳献上一块石碑，并尊称容闳为“我国学生留学美国第一人”。我在容闳的墓地盘桓许久，在夕阳的照耀下，我忽然注意到他的墓碑向着东方，向着他的故乡。作为大洋此岸、海峡此岸的人，作为一个清华人更不应该忘记容闳。非常感谢我的好友如骏兄（笔名波波，多年执教于容闳的母校耶鲁大学）送我旅美学人哈金的诗篇（曾想过将它印在此书的扉页上）。此诗生动地描述了1872年8月晚清30位幼童启程赴美时发生在甲板上的一幕，谨以此诗作为本文的结尾献给读者：

Together they emptied their cups
and swore they' d study hard to master
all the knowledge in the West
so that their Motherland would not need
to send youths abroad again.
Their tears were shed only for the wind.
None of them knew
that this was just a beginning-
that their children would travel
the same seas

——原诗摘自哈金^②诗集 *Wreckage*, Hanging Loose Press

他们一起干杯，发誓要
学会西方所有的知识
为让祖国不再送出
和他们一样的花季少年

他们的泪水在风中挥洒
没有人知道
这仅仅是开始
他们的孩子将渡过同一个海洋

——译文摘自《乡愁以外》高小刚^③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史际平

2008年3月10日

-
- ① 立哲兄应是撰写《前言》的最佳人选，因为此书经国内出版社成书的过程立哲兄最有发言权。今年2月中与立哲兄见面时他并没有应下，但我以为还有希望。至3月初他明确表示应该由我来写，至此唯有加一个“代”字才可将我诚惶诚恐的心情有所表达。
- ② 哈金，本名金雪飞，现任教于波士顿大学。金雪飞以哈金为笔名进入美国文坛后连续获得许多文学奖项，长篇小说《等待》曾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及美国笔会/福克纳小说奖(PEN/Faulkner Award)。以战争为题材的作品《战争垃圾》(2004年)被《纽约时报》评为年度好书，也为他第二次赢得了美国笔会/福克纳奖，并跻身于普利策奖的决选作品之列。
- ③ 高小刚，现任教于香港浸会大学。其父高沂先生曾长期担任清华大学及高教部领导职务。

目 录

序一（白家祉）

序二（谢 泳）

同一个海洋（史际平）

我心中的爷爷：马约翰	马迅 / 1
梁思成最后的岁月	林洙 / 11
啊，我的父老乡亲！——忆父亲施嘉炆与清华	施湘飞 / 30
清华岁月十五载——纪念父亲李酉山先生	李平 李中 / 52
永远和我们在一起——怀念父亲陈士骅	陈浩 陈泓 陈沅 陈冲 / 69
一代女才 玉汝以成——记我的邻居王明贞	童蔚 / 83
怀念父亲陶葆楷先生	陶中源 胡康健 / 100
为人学——怀念父亲章名涛	章扬忠 章扬恕 章扬惠 / 119
赵访熊先生逸事	赵南元 / 132
追忆——纪念父亲李丕济先生	李桂 / 146
追寻——写于父亲史国衡逝世十二年之后的日子	史际平 / 153
从德国到清华——怀念父亲张维	张克群 / 180
兢兢业业、光明磊落的一生——回忆父亲夏震寰	夏雨生 刘志雄 / 197

忆父亲孙绍先	孙明慧 孙立博 孙立哲 孙立谦 /211
时运不济却祸延年 命运多舛心路归一——对父亲陈樑生的 一些回忆	陈小茁 /222
忆华章	章臣懿口述 周小虹整理 /244
家在清华——忆父亲常迥教授	常放 /260
回忆我的父亲杨式德	杨嘉实 /285
我们的父亲高联佩——一个20世纪50年代留美归国学者的 人生道路	高一虹 高义舟 /320
有容乃大，真平和——记父亲童诗白	童蔚 /339
王补宣先生家的“文物”	波波 /36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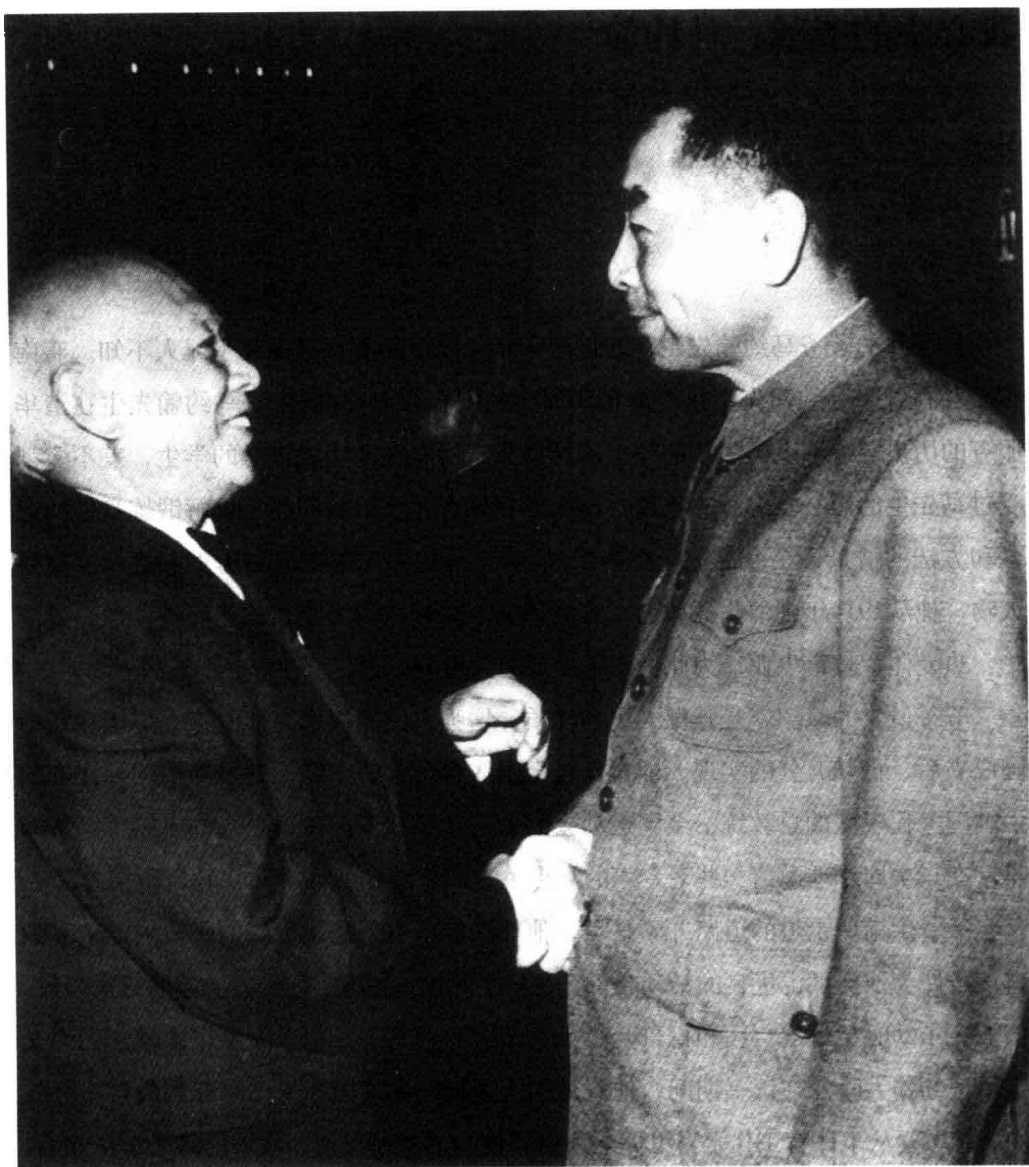
我心中的爷爷：马约翰

马迅

提起我的爷爷马约翰先生，20世纪60年代以前的清华师生几乎无人不知。蒋南翔校长在纪念马约翰先生执教清华50周年的纪念会上曾说过：“马约翰先生在清华服务的历史，差不多同清华的校史同样悠久。所有在清华上过学的学生，差不多都受过马先生的热心教诲。30年前，马先生在体育课上给我们热心讲解锻炼身体的意义和方法的情景，至今仍记忆犹新。”的确，马约翰先生在清华历史上是一位重要人物，他从1914年到清华任教起，直到1966年离开我们为止，长达53年。他热爱清华、热爱体育教育事业，为此付出了全部的力量与心血。

爷爷最大的愿望就是强健人民的体质，增强人民的健康。他的这个愿望在新中国成立后，得以充分的实现。他担任过全国体育总会的主席，曾是参加国际比赛的中国国家代表队的总教练、全国运动会的总裁判长和全国体育总会的主席等。1965年，在一次周总理邀请一些老专家的宴会上，周总理和他握手并一起合影留念。

爷爷生前所走过的道路并不平坦，他1882年出生于福建厦门的鼓浪屿，诸多的自然条件为他提供了优良的活动条件。在他小时候，游泳、跑步成了他的日常爱好。但他在年幼时父母双亡，和哥哥两个人在亲戚的帮助下，到上海上了中学，后来又上了圣约翰大学。在读书期间，他对外国人蔑视地称中国人为“东亚病夫”十分气愤，立志要从事体育工作，为甩掉这顶侮辱性的帽子而出力。从圣约翰大学毕业后，他于1914年到清华大学任教，后来教体育。当时清华校长罗家伦轻视体育，认为体育“低级”，哪能有教授？于是，他被无端地降职降薪，当时，好多教授劝爷爷辞职，但他仍安心从事他的体育教育，一心为培养健康体魄的学生而工作。后来，在他的带领下，清华足球队在华北运动会上夺得了冠军，罗家伦才恢复了他的教授之职，并赠给他一个小银杯，这个银杯后来一直放在他的客厅里。每每谈起此事，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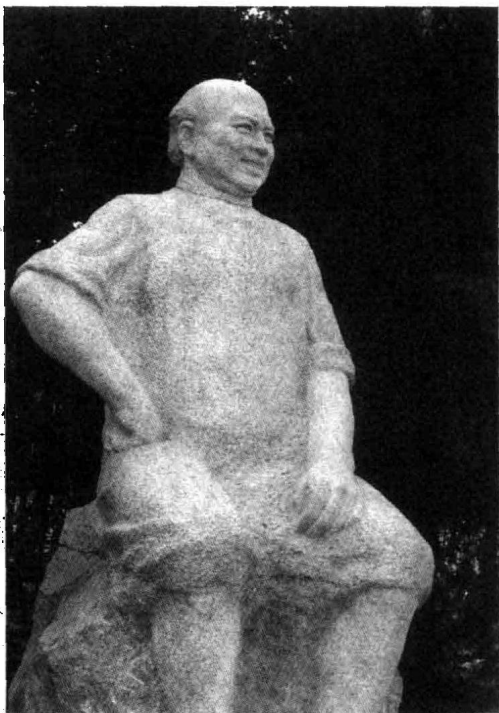


1965年秋，马约翰先生和周恩来总理。

都不胜感慨。

爷爷是一位体育教育家，他认为“体育教育为建树有能力的人才而做贡献”。他曾于1920年与1926年赴美国春田体育学院。在他所著的《体育的迁移价值》一书中，充分表达了他对体育运动的认识。他在该书中说道：“体育，除了它的身体功

能之外，也是树立品质的宝贵因素之一！从体育观点上看，体育可以使感官更加敏锐，这对个人的道德品质和社会品质提供实际的训练。”他在体育教育的实践中，一直贯彻这些原则，特别是在解放以后，他的这种体育教育思想，得以更有力地贯彻。他曾提出过在比赛中运动员应具有的道德：第一是要诚实，比赛应该在公平的条件下进行，不允许用任何不正当办法去取得胜利；第二是不论比赛胜负，都必须全力以赴，自始至终要尽最大努力进行，不能有丝毫放松或懈怠，更不能放弃；第三是比赛中要虚心向对方学习，吸取别人的优点。爷爷就



马约翰先生的塑像。

是要在体育教育中，培养学生公正、诚实、虚心和奋斗进取的精神。他严格要求学生，同时也十分热情地关怀学生，教导他们正确的锻炼方法。他还帮助体弱的学生恢复自信、强壮身体，并热心地为学生解决生活方面的困难。前些日子，曾有人寄给我一篇其学生所写的《怀念马约翰教授》一文。作者讲到，他当年在昆明西南联大上学时，马约翰先生上体育课时发现他身体不好，后了解得知他因病无钱医治，马先生就设法请了医生为他免费治病。他在文章结尾时写道：“我曾暗下决心，要学马老一样地关心、热爱学生。”这样的事例甚多，荣高棠先生称马老为“体坛师表”，这是他当之无愧的。

清华大学为了纪念爷爷对学校做出的巨大贡献，在原体育馆南侧的广场上，为他塑了一尊花岗岩的全身坐像。以一排排青松作为背景，爷爷身穿的仍是平常一贯的装束：上身穿一件白色衬衣，半卷着袖，衬衣外加了一件浅色的毛背心，系着蝴蝶结的领带；下身穿一条灯笼裤——一种裤腿束在膝下的裤子、一双白色的长统袜



1964年，马约翰全家于胜因院住所。前排左起：孙女马宁、马鸣珂、孙子马迅；中排左起：马约翰夫妇；后排左起：儿子马启平夫妇、女儿马佩伦、儿子马启伟夫妇。

和一双黄皮鞋。他右手叉着腰，神采奕奕，面带和蔼可亲的笑容，凝视着前方，似乎仍在注视着那些在运动场上锻炼的学生们。在厦门鼓浪屿他的家乡，有一个马约翰文化广场，广场上也塑了一座他的铜像。

爷爷性情开朗、乐观、热情，多年艰苦的生活养成了他坚韧不拔的奋斗进取精神。在我们的记忆中，似乎从没见过他愁眉苦脸或闷闷不乐过，他总是精力充沛、充